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

# 元史论集



中国历史  
研究丛书



中国历史  
研究丛书

---

# 元 史 论 集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

人 民 \* 版 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历史研究丛书

元史论集

YUANSHI LUNJI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商务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5 印张 585,000 字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800

书号 11001·726 定价 3.80 元

## 编 辑 说 明

元朝的历史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时期的中国，地域辽阔，各民族联系密切，中外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开展元史研究对于了解我们祖国的过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是不可缺少的。元史研究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学的重要课题。

自从明初修纂《元史》以来，六百多年间研究元史的学者代不乏人。我们的前辈在史事阐述、史料编纂、史实舆地考订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毕竟为这些元史学家带来了时代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新老一代的元史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国的元史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间，我国发表的元史论著（不包括文艺）达五百多篇（种）之多（不包括港台地区），其中有许多是有见地、有功力、有影响的论著。

编辑这本论文集的目的是为了检阅解放后到一九八〇年元史研究会成立前的三十多年来元史研究的成果、回顾三十多年来元史研究的状况，为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元史中有关学术问题提供方便。我们共选择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其中一篇是一九八

一年的)各个方面的论文四十二篇,内容涉及到蒙古的兴起、元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元代社会经济、典章制度、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科学、文物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这些论文都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其出处都注明在每篇论文的后面。这次汇编时我们请作者作了校阅,少数论文作了重新修改。这些论文的作者有老一辈的元史专家,但大部分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元史研究工作者。一九八一年以后的论文,过若干年后我们将再次选择汇编成册,作为另一阶段的成果提供给读者。在论文的后面,我们写了《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元史研究》作为对这一阶段元史研究总的概括评介,评论和提法上一定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仅供参考。书末并附有《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指导未来,我们请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翁独健教授写了前言。

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有些重要的论文可能被遗漏了。对本书编辑中的缺点错误,请元史学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一月

## 前　　言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从建国后三十年间的国内元史研究论文中选出若干篇，编为专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做，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国元史研究的部分成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志们要我为这本论文集写一篇前言。我想借这个机会，对今后的元史研究工作谈几点希望和建议。

大家知道，从公元一二七六年南宋灭亡算起，有元享国不过一百年。但是元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自唐末开始的长达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和各地方性政权并立对抗的局面；元代重建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对明、清两代历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对元代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为科学地阐述我国历史所必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明、清两代，我国的元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对明初官修的《元史》作订误、增补乃至改写而进行的。从辛亥革命后直到解放前，逐渐出现一些研究元代历史的论文和专著。但总的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而且都各自为战，成果也不算很多。解放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我国的史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元史研究也不例外。新一代研究者逐步成长起来，并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十年浩劫严重地摧残了我国学术队伍，不少很有希望的中年学者备受打击，以致不幸早逝。但是仍有许多人在困难环境中坚持研究工作。值得庆幸的是，以中年学者为骨干的这支元史研究队伍没有

被拖垮。一九八〇年十月在南京召开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时，我高兴地看到，这支队伍相当强干有力，人才济济。所以我当时就说：“元史领域哪有这么多人过？我感到形势很好。有这样的队伍，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为了更好地吸取过去元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在全面继承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以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系统地阐释蒙元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还要准备付出长期的、巨大的劳动，去开拓研究领域、提高科研水平、培养新生力量；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倡依靠集体力量，加强配合，去完成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术任务。在这里，我想就元史研究史和工具书的编纂问题、对史料作进一步整理和搜集的问题以及专题研究和专著问题，说一点粗浅的意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元史研究工作进展到现在的地步，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往的情况。对以往的成绩，我们应该做一个总结。假如我们能够用集体的力量来编一部元史研究史，对今后的工作很有必要、很有好处。蒙元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国内外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必须看看前人做了些什么事，有哪些成绩。很有必要！

五十多年前，李思纯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元史学》，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对当时的元史研究有一定帮助。然而就当时标准来讲，这本书也还不是太全面、太深入的。现在已过了半个世纪了，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用集体的力量把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总结一下。也可以采取专家为主的办法来总结。比如，从中国方面来说，可以从屠敬山做起。假如我们能把屠敬山的元史学、他的贡献总结出来，并依此类推，把其他专家的成就都给予总结，由此就可以写一部国内的元史研究史。我们也可以就某些问题和某一部

书来进行。国外的同样可以这样考虑。这样做很有必要，对目前和今后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很大帮助。

工具书方面，包括目录、书目、索引和辞典的编纂。目录和书目，过去有人做了一些，但不够全面、系统。美国学者施瓦茨，编了一部《蒙古书目》，第一册已经出版了。根据预告，这部书目一共要出四册。德、英、法三国文字和其他文字的（包括汉文）都要出。他这部书包括蒙古史各方面的研究都在内。中国学术界这样做还不少。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出《元史论著目录》是很好的开端，希望今后能在打印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充实、提高，并尽快交付出版。

索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陆峻岭先生搞了一部《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方法上可能不够完美、完善，但对利用元人文集还是很有帮助的。日本京都大学的《元史语汇集成》，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对点校《元史》有很大帮助。当然，这部书本身有缺点、遗漏、错误，但毕竟是少数，占很少比例。这样的索引工作，今后要注意。大部头书的索引工作，是我们今后应重视的一个项目。

另外，有无可能用集体的力量编出《元史辞典》？当然，这要比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百科全书》中的元史条目和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词条详细得多。各方面应当包括的条目都要包括进去。可以说不厌其详。不管人物、制度、典籍等等，一查就出来。你要作进一步研究，看些什么，就很清楚。现在有无可能这样做，我们考虑一下，如果要做，当然就需要组织集体的力量。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可以有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其他的也可以考虑。

第二个问题，关于史料的整理和搜集。这方面过去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我提“进一步整理和搜集”。

大家都知道，《元史》编得不算好，遗漏、错误不少。但它却是

我们不能离开的资料。尤其是当时所根据的，是实录、《经世大典》，今天有的全部看不到了，有的仅零零星星地看得着，所以，这部书作为史料，它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尽管有人改写，以史料价值来说，不能取而代之。《元史》校点工作初步完成，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出了不少力。校点这样大部头的史籍，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可以在重印时加以修改，使它成为从版本上来说是最可靠的一个本子。关于《元史》，在文字方面的校点工作初步完成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不是改写《元史》。前人改写派已过时了，这个路没有必要走，没有意义。也不是象过去有些老先生主张的，为《元史》作注、补录。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很多，都补进去，没有必要，那是喧宾夺主。只要把错误补订了就好，用的时候就放心了。这个工作前人做了一些。《元史》殿版，后面附了一个考证，又如钱大昕的《考异》、汪辉祖的《本证》，都属于这种性质。但是，我们要做更彻底的元史考证，更全面的订误，这样，从史料、史实方面，用时就很方便、很放心了。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法律的一个宝库。但这部史料，对初学元史的人来说，很不好用。文字方面，很多从蒙文直译过来，若不熟悉，简直念不下去。对这部史料亟须下力量整理。日本京都大学过去曾经组织班子搞《元典章》，后来还把刑法部分翻译过去。现在，这个工作停下来了。不管他们停不停，做不做，我们应当做下去。台湾在一九七二年把元刻本《元典章》印出来了。三十年代，陈援庵先生据故宫发现的元刻本做过《元典章校补》，现在原本出来了，我们做整理也就方便多了。这个工作，内蒙古大学的同志有基础、有条件，完全可以做好。希望他们抓紧时间尽快完成。

《经世大典》现在已不完整了，很多散见在《永乐大典》中，应该

抓好《经世大典》的辑佚工作，尽可能地恢复它的部分原貌。

专题性的史料辑录，陈高华同志的《元代画家史料》花了很大功夫，把元代画家史料辑录出来，加以编排，对研究元代画史、艺术史，很方便。这样专题性地、系统地搜集资料的工作，应当提倡。杨讷同志和其他同志一块搞的《元代农民起义史料》已经付排。其他类似的史料辑录工作还应该继续做下去。使散见的资料归集在一起，本身就是科研工作，对后来者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

此外，能否搞一部《元碑集成》呢？过去零碎做过一些。元碑刻、碑铭，传世的有拓片、有陆续发现的原碑，其中有汉文的、老蒙文的、八思巴字的和其他文字的，值得有计划地进行搜集，然后加以考释，分门别类地把碑辑出来。又如编《元代文物图谱》，把各博物馆收藏的以及其他来源的文物图片汇集而成册。元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很多，印章、钱币、瓷器等等，解放后发现了不少，但没有能做完整的汇集工作。

在文字方面，除汉文的以外，蒙文方面就元史来说，最关键的是《蒙古秘史》。世界各国对《秘史》下的功夫很大。据日本出的书目，有关《秘史》研究的作品即达三百多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还不多。其他文字的史料更多。现在我们还不能把波斯文写的蒙古初期有关史料直接翻译过来，这就需要我们培养一些懂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同志。这方面我们要下决心。作为过渡时期，只能通过英、俄、法等文字的译本，间接地把这些穆斯林史料译成中文，先用起来。将来我们培养了人才，可以再出从波斯文、阿拉伯文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

第三，关于专题研究和专著问题。三十多年以来，国内有关元史研究的论文，与中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数量是比较少的（此种状况近几年有所改变）；如果用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承认，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或专著，为数就更少。现在有了安定团结

的政治环境，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应当朝着这个高标准加紧努力？不但要出数量，更重要的，是要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和专著。应当研究的方面很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各方面都需要深入的专题研究，都值得写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有份量的专著。这就是攻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年学者将更加成熟，同时也会带出一大批年青的专业工作者。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元史研究，确实突破了已经过去的这三十多年的原有水平而大大提高了一步。

搞专题研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阐述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以此丰富和深化人类对于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识。当然，正确的阐述必须从确凿的史实出发。为此，首先应当对有关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及其它基本史实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元史研究所涉及的民族很多，地域很广，语言种类很复杂，需要的专门性知识也很多。一部分学者用自己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来研究那些很基本但又很专门的史实，这是十分必要的，是对元代历史作进一步概括分析的基本依据。不过这种基本的研究工作绝不是元史研究的全部。揭示元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部运动，阐明元代历史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元代历史的宗旨。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要继续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好。进行历史研究要注意反对教条主义，不务空言。这几年讲理论讲得多，讲性质问题讲得多，人物评价讲得多。这个工作不是不需要，但往往是事情还不清楚，没摸透，就在那儿瞎评论、下结论，风气很不好，不是实事求是。结果空对空，不利于学术提高。就元史来说，有些重要问题没搞清，就去评价，浪费了很多时间。人物评价往往变成替古人做政治鉴定。能鉴定得了吗？常

常是生平事迹都没搞清楚，就给他戴帽子、做政治鉴定，这种事情还是少做为妙。专题研究提倡实事求是，掌握所有应当掌握的材料，加以分析，得出结果。我看，只有这样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地提高元史研究的水平。

应该提倡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严谨，就是不要急于出文章，宁愿晚一些，多花一些功夫和时间，把问题搞透彻。严谨，就是言之有物，文章出来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原来不知道、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弄清了，这才叫科研成果；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叫凑热闹、混饭吃，这样的文章不如不写。严谨，就是扎扎实实，某个问题前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对，你开宗明义，就讲这个，能写两千字，就不写三千字、五千字。严谨，就是不轻易写赶浪头文章。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这种学风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

本书所收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作品，证明近几年来我国元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我坚信，在学术界同心同德的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保持这种好的势头，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使它更上一层楼。

翁 独 健

## 目 录

前言	翁独健 (1)
论成吉思汗	韩儒林 (1)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邵循正 (16)
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亦邻真 (23)
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	余大钧 (63)
库膳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	周清澍 (82)
论忽必烈	周良霄 (100)
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	周良霄 (115)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	李 涵 (129)
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	到何之 (164)
元代的探马赤军	杨志玖 (200)
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杨 讷 (226)
元代地契	施一换 (255)
关于元朝从事农业耕作的“驱口”之身分问题	赵华富 (264)
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	师道刚 孙益力 王朝中 (278)
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织业的伟大贡献	冯家昇 (299)
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陈高华 (307)
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陈高华 (340)
元代的河漕和海运	赖家度 (361)

元“海运”航路考 ..... 章 翼 (372)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 亦邻真 (385)

蒙古族对元代历史的重大贡献 ..... 舒振邦 (424)

十至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 高文德 (436)

忽必烈统治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 施一娘 (451)

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 ..... 周清澍 (465)

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 杜玉亭 陈吕范 (489)

关于“赛典赤扶滇功绩” ..... 方国瑜 (503)

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 ..... 杜玉亭 (512)

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 ..... 韩儒林 (527)

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 ..... 匡裕物 (536)

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 白 钢 (554)

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 陈世松 (565)

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 ..... 丁国范 (583)

再谈“扶箕诗” ..... 杨 讷 (601)

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  
所起的进步作用 ..... 王崇武 (610)

关汉卿生平考略 ..... 蔡美彪 (640)

邓牧和他的《伯牙琴》 ..... 邱树森 (651)

谢应芳《辨惑编》的无神论思想 ..... 吴则虞 包遵信 (665)

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 ..... 陈得芝 (689)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 陈得芝 (681)

元代圆牌两种考释 ..... 蔡美彪 (698)

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 ..... 邱树森 (711)

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 ..... 方龄贵 (730)

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 .....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738)

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757)

# 论成吉思汗

南京大学历史系 韩儒林

过去有些历史家完全否定了成吉思汗。他们强调蒙古人在战争中的屠杀和破坏，看不见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对成吉思汗有好评的人，例如十三世纪末期亲身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法国历史家茹安维尔（一二二四——一三一七），以及小阿美尼亚的海敦和谷儿只的历史家<sup>①</sup>等，他们的评论也各有所偏。因此我们今天就成吉思汗在蒙古民族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继续加以考察，看来是有必要的。本文不过是作者个人研究之一得，把它发表在这里，旨在提供讨论，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教。

## （一）

有星的天	有草皮的地
旋转着	翻转着
众百姓反了	全部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抢掠财物	互相攻打

《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这首诗歌<sup>②</sup>真实地说明了十二世纪末蒙古高原上社会混乱的情况。这种混乱情况是当日各部落间的复

① 法国格鲁赛：《远东史》，一九二九年，页四二六。

② 这是依据蒙古文直译的，旧译作“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

仇和掠夺战争造成的。十三世纪波斯的历史家也说：“在成吉思汗出现以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长。每一个或两个部落分散地居住着，他们不互相联合，他们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敌对行动。其中有的人把抢掠和暴行、不道德和放荡视为英勇和美德的行为。金朝皇帝经常强索或掠取他们的财富。”<sup>①</sup>蒙古广大人民处在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和死亡。当时谁能统一各部落制止抢掠和残杀，谁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戴和歌颂，谁就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成吉思汗就是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人物。

当时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很多，大体说来，以成吉思汗为首，以克鲁伦、鄂嫩、土拉三河发源处为根据地的蒙古诸部落是一个集团。它的东方呼伦、贝尔两湖及额尔古纳河一带十几个部落是一个集团，其中以塔塔儿为最大。此外，土拉河流域有克烈集团，色楞格河下游有篾儿乞集团，这两个集团的西方是阿尔泰山地区的乃蛮国。这几个集团进行的长期复仇战和掠夺战，使蒙古陷于分裂和混乱。最后成吉思汗把他们都打败了，把蒙古统一了，人民才得到了安定。当然，成吉思汗和其他几个集团的首领一样，主观上不是为了人民的安定，而是为了满足“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而进行战争的。成吉思汗以歼灭仇敌、乘其骏马、纳其妻女为人生最大乐事，就是最好的证明。<sup>②</sup>

那么为什么成吉思汗独能完成蒙古统一的历史使命，其他部落的首领都失败了呢？这就不能孤立地只从蒙古的内在因素寻求答案，而必须进一步看看它南方的强大邻人——金国在蒙古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了。

<sup>①</sup> 波斯志费尼（一二二六？——一二八三），《世界征服者传》，J. A. 波义耳英文译本，一九五八年，页二一。

<sup>②</sup>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下，页二八；拉施德（一二四七——一三一八）《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一九五二年斯米尔诺娃俄文译本，页二六五。